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七八八・集部・小說類

聊齋誌異十二卷（卷五至卷十二）〔清〕蒲松齡撰

新齊諧二十四卷 繼新齊諧十卷 〔清〕袁枚撰

二九一

聊齋誌異卷之五



趙城雷

非薛產生收諸蠶械皆百端皆無異言爵乃定。

陽武侯

陽武侯諱公穉。薛家馬人。父薛公最貧。牧牛鄉先生家。先主有荒田。公牧其處。輒見蛇兔聞竹葉中。以爲異。因請于主人。爲宅兆。構茅而居。后數年。太夫人臨蓐。值雨驟至。達二指揮使。奉命稽海。出其途。避雨戶中。見舍上鵠鵠群集。競以翼覆漏處。異之。既而翁出。指揮問。達何作。因以產告。又詢所產曰。男也。指揮又益愕曰。光是極責。不然何以得我。兩指揮護守門戶也。咨嗟而去。侯既長。垢面垂鼻涕。殊不聰穎。

烏申薛姓。故隸車騎。是年應翁家出。丁口戍遼陽。翁長子深以為憂。時侯十六歲。入以太慙。生無與為婚。忽自謂兄曰。大弟啾啾。得無以遣成典乎。即曰。然。笑曰。若肯以婢子妻我。當往此役。兄喜即配婢。侯遂携室赴戍所。行方數十里。暴雨忽集。途則有危崖。夫妻奔避其下。少間而止。始復行。經及數廟。號而祝之。哭失聲。無何。一虎自外來。隸錯愕。吼被噬。需入。殊不他顧。蹲立門中。隸祝曰。如殺某子者。爾也。其俯聽吾縛。遂出繩索。繫項。需貼耳受縛。革達縣署。宰問需曰。某子爾噬之耶。需領之宰曰。殺人者元也。之定律。且。壻止子。而爾殺之。彼殘忍。則。則有危崖。夫妻奔避其下。少間而止。始復行。經及數武。崖石崩墮。居人遠望。而虎躍出。逼附而入。而沒。侯自此勇健。非常。每采頃異。後以軍功封陽武侯。冊諱。至頃啟間。

襲侯。某公薨無子。止有遺腹。而暫以李文代。凡世封承。追御者。有娘。即以上聞。官遣娘守之。既產乃已。并餌夫人生女。產後腹痛。震動。凡十五年。更數婦。又生男。惟以嫡派賜爵。李文謀之。以爲。

趙城姪。年七十餘。上。子。一日入山。爲虎所噬。姪悲痛。幾不致活。歸啼而訴之。宰曰。雷何可叱。官法制之乎。姪愈號咷。不能制之。宰叱之。亦不畏惧。又憐其老。不忍加以威怒。遂給之諾。授壳。姪大去。先待。勾牒出。乃肯行。宰無奈之。即問諸役。誰能注之。隸名李能。醺醉。詣座下。自言能之。持牒下。始公緣醒而悔之。猶謂宰之僞局。始以解姪擾耳。固亦不甚爲意。持牒報檄。宰怒曰。固言能之。何容復悔。隸窘甚。請牒均職。宰怒曰。宰後之隸。集讐人。日夜伏山谷。冀得一眚。庶可塞責。月餘。父杖教百。冤苦罔控。遂詣東鄰。獻谷。冀得一眚。庶可塞責。月餘。父杖教百。冤苦罔控。遂詣東鄰。獻

鳴雷動移時始去。土人立義帝祠于東郭。至今猶存。

壁壘捕蛇

張姓者偶行谿谷。聞崖上有聲甚勵。尋途登望。見巨蛇圍如碗。擺撲叢樹中。以尾擊柳。柳枝崩折。反側頸跌之狀。似有制之。審視殊無所見。大疑。漸近臨之。則一壁壘據頂上。以利刀攫其首。懶不可去。入之蛇竟死。視額上革肉已破裂云。

○武技

劉超字壯。吾淄之西鄙人。豪爽好施。偶一僧來托鉢。李銘囑之。僧甚感。乃曰。吾少林出也。有導技。請以相授。李嘉館之客。食豐其給。夕從學。三月藝頗精。意甚得。僧問。汝益乎。曰益矣。師

家傳

三

所能者。我已盡能之。僧笑。命李試其技。李乃解衣唾手。如猿蛇。如鳥落。騰躍移時。訝然笑而立。僧又笑曰。可矣。子既盡吾能。請一角。武。李忻然。即各文作勢。既而支撑格拒。李時而蹲躍。僧忽一腳飛擗。李已仰跌丈餘。僧撫掌曰。子尚未盡吾能。李以掌攻地。慚且請教。又數小搏。辭去。李因以名。遨遊南北。固有其對。偶達屋下。見少年尼僧。弄藝于塲。觀者填溢。尼告衆客曰。願見。其鄉族蓋諸書童子。自塾中歸。為術人所逼。復投以塲。四肢暴縮。遂攜之爲戲具。穿愁枕殺術人。

小人

康熙縣有樹人焉。一株。極高八尺。長尺許。投一錢。則欣然立出。唱曲而退。至夜。披索墜入署。細審。小人出處。初不敢言。因詰之。始曰。樹

其鄉族。蓋諸書童子。自塾中歸。為術人所逼。復投以塲。四肢暴縮。遂攜之爲戲具。穿愁枕殺術人。

秦生

萊州秦生。製藥酒。性投毒味。未忍棄。封而置之。積年餘。夜。邇手足。便呵。此少林宗派也。即問尊師何人。李初不言。尼固詰之。乃以僧告。尼拱手曰。駿和尚汝師也。若無不允。交手足願拜。

下風。李請之再四。不可。尼遂應之。尼乃曰。既是慙師弟子。同是箇中人。無妨一戲。但兩相會意可耳。李諾之。以其文弱。故易之。又年少喜勝。思欲敗之。以安日一名方頭須。問尼。即遠止。李問其故。但笑不言。李以為怯。即請再角。尼力起。少間。李勝一踝。尼蹶五指下削其股。李覺膝下如穿刀斧。蹶仆不能起。尼笑謂曰。浪迹客。幸勿罪。李與歸。月餘。始愈。後年餘。僧復來。爲達往事。僧驚曰。汝大鹹莽。惹他何爲。幸先以我名告之。不然。股已斷矣。

王阮亭先生云。此尼亦殊踪跡詭異不可測。又云。拳勇之技。少林爲外家。武當張三峯爲內家。三峯之後。有閩中人王素。傳溫州陳州同州同善。靖間人。故今兩家之傳。盛于浙東。順治中王來

四

制止取錢將家。妻苦勸諫。生嘆曰。快飲而死。勝於餓渴而死多矣。一琰既盡。倒瓶再解。妻覆其瓶。渴星流溢。坐伏地而斗飲之。少時腹痛。噤中夜而卒。妻號泣焉。傍棺木行入發。次夜忽有美入。身不滿三尺。逕就靈寢。以曉水灌之。豁然頓甦。吊詰之。異狐仙也。通丈夫入陳承。窈酒醉死。徑救而歸。遇君家。彼冷。君子與之同病。故使妾以餘藥治之也。言訖不見。

余友人珊瑚素貢士。嗜飲。一夜思酒而無可行法。輾轉不可復忍。因思代以醋。謀諸婦。嗤之。卽固強之。乃煨醯以進。壺既盡。始解衣。廿夜次。啜壺酒之資。遣僕沽道。遇伯第薦恩。詰箕。故因疑嫂不肯為兄謀酒。僕言夫入云家中蓄暗無多。昨

夜已盡其半。恐再一壺。則醉根斷矣。聞者皆笑之。不知酒與初濃。即毒藥甘之。况醋乎。此亦可以傳矣。

○○鵝頭

諸生王文。東昌人。少誠篤。薄遊于楚。過六河。休于旅舍。乃步門外。遇里戚趙刺史。大賈也。常數年不歸。見王相熟甚。歡便邀陪。至其所有。美人生室中。擇近廊步。趙曳之。又隔窓呼。謂子去。王暫假休寢。話間。胡子頻來出入。王跼促不安。離席告別。趙強捉令坐。俄見一少女經門外過。望見王。秋波頻頰。眉目含情。儀容嫋婉。實神仙也。王素方直。至此惘然。若失。便問麗者何人。趙

曰。此姪次女。小字頭。年十四矣。纏頭者屢以重金贈。女執不顧。致母鞭楚。女以齒稚哀免。今尚待聘耳。王聞言。俛首。嘿然痴坐。酬應悉乖。趙戲之曰。君倘垂意。當作冰客。王撫然曰。此念所不敢存。然日向夕。絕不言去。趙又戲請之。王曰。雅意極所感佩。囊盡奈何。趙知女性激烈。必當不允。故許以十金為助。王拜謝。趙出。罄資而至。得五數。強趙致姪。七果少之。頭頭言於母曰。母日責我不作錢樹子。今請得如母所願。我初學作人。報母有日。勿以區區。放却財神去。姪以女性拘執。但得允從。即甚歡喜。遂諾之。便媒邀王。卽趙難中悔。加金付姪。王與女歡愛甚至。既謂王曰。妾起晚。誰敲已三下矣。女急易男裝。草草偕出。叩主人扉。王故從雙衛。托以急務。僕便發。女以符繫僕股。並鹽耳上。縱轡極馳。目不容啓。耳後但聞風鳴。平明至漢口。税屋而止。王驚其異。女曰。言之得無惧乎。妾非人。孤耳。母貪淫。日遭虐遇。心所積憇。今幸脫苦海。百里外即非所知。可半無恙。王畧無疑。王從容曰。室對芙蓉。家徒四壁。實難自慰。恐欲見棄置。女曰。何以此處。今市貨皆可居。三數口淡薄亦

可自給。可鬻驢子作貲。王如言即門前設小肆。王與僕人躬同採作賣酒販漿其中。女作披肩刺荷囊日獲贏餘。顧贍甚優。積年餘漸能蓄婢。王自是不著犧鼻。但課督而已。女一日悄然忽悲曰。今夜合有難作。奈何。王問之。女曰。母已知妾消息。必見凌逼。若遣婢來吾無憂。恐母自至耳。夜已央。自度曰。不妨阿姊來矣。居無何。婢子排闥入。女笑逆之。姐子罵曰。婢子不羞。隨人逃匿。老母令我縛去。即出索子。捺女頭。女怒曰。從一者得何罪。婢子益忿。捺女斷衿。家中婢媼皆集。婢子惧。奔出。女曰。婢歸母必自至。大禍不遠。可速作計。乃急辦裝。持更播。媼忽掩入。怒容可掬。

七

曰。我固知婢子無禮。須自來也。女迎跪哀啼。不言。揪髮捉去。王徘徊慘怛。食都廢。急詣六河。冀得賄賚。至則門庭如故。人物已非。問之。居人俱不知其所徙。憇喪而返。於是俵散客旅。橐束歸。后數年。偶入燕都。遇首娶。臺見一貳。因大駁。檢。奴子索取尤奢。數年萬金蕩然。媼見牀頭金盡。旦夕加白眼。奴子漸寄貴家宿。恒數夕不歸。趙憤激不可耐。然亦無可如何。適媼他出。鷗頭自牕中呼趙曰。拘櫨中原無情好。所綱繆者錢耶。君依戀不去。將投奇楓。趙惧如夢。初醒。臨行。竊往視女。授書使達王。趙乃歸。因以此情為王述之。即出鷗頭書。云。知汝兒已在牕下矣。妾之厄難。東樓君自能直悉。前世之孽。夫何可言。妾幽室之中。暗無天日。鞭創裂膚。燭火煎心。易一晨昏。如歷年歲。君如不忘漢上雪夜。卓食送互。煖抱時。嘗與兄謀。必能脫妾於厄。母姊雖危。要是骨肉。但囑勿致傷殘。是所願耳。王讀之。本師嘗言。得我財。曾前有字。書山東王文之子王大駁曰。我即王文。烏得有子。念必同己姓。名者心竊喜。甚愛惜之。及歸見者。不問而知為王生子。故漸長。孔武有力。喜田獵。

泣不自禁。以金帛贈趙而去。時初年十八矣。王為述前後。因示母書。校怒。皆欲裂。即日赴都。詢吳姬。則車馬方至。校直入。姬子方與湖客飲。望見校。愕立。變色。校驟進殺之。賓

客大駭。以為鬼。及視女尸。已化為狐。校持刀逕入。見姬督

婢作羹。校奔近室門。姬忽不見。校四顧。急抽矢。望屋梁射

之一。一狐貫心而墮。遂決其首。尋得母所。投石破處。母子各

失聲。母問姬曰。已誅之。母怒曰。兒何不聽吾言。命持葵。却

野。校偽諾之。剥其皮。而藏之。擒姬箱篋。盡擗金背。奉母而

歸。夫婦重歡。悲喜交至。既問吳姬。校言在母囊中驚聞之。

出。兩革。以獻。女怒罵曰。忤逆兒。何得此。為號啕自絕。轉側

欲死。王極力撫慰。叱兒廢革。校怒曰。今得安樂。所煩忘。提

楚耶。母益怒。啼不止。校剗皮反報。始稍釋。王自女歸家。益

感心德。趙報以巨金。趙始知母子皆孤也。校承奉甚孝。然

悞觸之。則惡聲暴吼。女謂王曰。兒有拗筋。不刺去。終當殺

身。傾產。夜伺。肢繫其手足。校醒曰。我無罪。母曰。將醫

爾。唐其私苦。故大呴。轉側不可開。女以巨針。踝骨側三。四

分。諸。用力掘斷。前然有聲。又於肘間脛際並如之。已乃釋

繩。指令安睡。天明。奔候父母。涕泣曰。兒早夜憶昔所行。都

非人類。父母大喜。從此溫和如處女。鄉里賢之。

異史氏曰。妓盡狐也。不謂有狐而妓者。至狐而鴉。則獸

而禽矣。威理傷倫。其何足怪。至百折千磨。之死靡他。此人類所賴而。乃于孤也。得之。乎。唐太宗謂魏徵。饑更賦。媚君於鵝頭亦云。

### 酒虫

長山劉氏。體肥嗜飲。每獨酌。輒盡一甕。負郭田三百畝。輒半種黍。而家豪富。不以飲為累也。一番僧見之。謂其身有異疾。劉答言無。僧曰。君飲嘗不醉否。曰。有之。曰。此酒虫也。劉愕然。便求醫療。曰。易耳。問需何藥。供言不需。但全于日。守俯卧。繫手足。去首半尺許。置良醞一器。移時。燐湯忍飲。為極。酒香入鼻。餽火上熾。而苦不得飲。忽覺咽中暴痒。

哇有物出。直墮酒中。解縛視之。赤肉長二寸許。蠕動如游魚。口眼悉備。劉驚謝。醉以金不受。但乞其虫。問將何用。曰。此酒之精。甕中貯水。入虫攬之。即成佳釀。劉使試之。果然。劉自是惡酒如仇。體漸瘦。家亦日貧。後飲食至不能給。異史氏曰。日盡一石。無損其富。不飲一半。遂益貧。豈飲啄固有數乎哉。或言是劉之福。非劉之病。僧愚之。以厭其術。然歟否歟。

### 木雕人

商人白有功。言在灤口河上。見一人荷竹籠。穿巨犬二於籠中。出木雕美人。高尺餘。手自轉動。艷妝如生。又以小錦

轄被大身便令跨坐安置已叱犬疾奔夫人自起學解馬作諸剝鑿而腹藏腰而尾者跪拜起立靈變不訛又作昭君出塞別取一本雕光持雉尾披羊裘跨大從之昭君頻頰回顧羊裘兒揚鞭追逐真如生者。

○○○封三娘

范十一娘曉城祭酒之女少豔美驕雅尤絕父母鍾愛之求聘者輒令自擇女恒少所可會上元日水月寺中諸尼作盂蘭盆會是日游女如雲女亦詣之方隨喜問一女子步趨相從屢望顏色似欲有言審視之二八絕代姝也悅而好之轉用盼注女子微笑曰姊非范十一娘乎答曰然女子曰久聞芳名人言果不虛謬十一娘亦審里居女笑曰妾封氏第三近在鄰村把臂歡笑詞致溫婉於是大相愛悅依戀不捨十一娘問何無伴侣曰父母早逝家中止一老嫗留守門戶故不得來十一娘將歸封凝眸欲涕十一娘亦憫然遂邀過從封曰娘子笄門繡戶妾素無葭莩親屬致識嫌十一娘固邀之答俟異日十一娘乃脫金釵一枚贈之封亦摘髻上銀簪為報十一娘既歸傾想殊切出所贈簪非金非玉家人都不之識甚異之日望其來帳然遂病父母訊得故使人於近村諮詢並無知者時值重九十一娘羸弱無聊倩侍兒強扶窺園設樽東離下

忽一女子攀垣來窺覘之則封女也呼曰接我以力侍兒外過聞女子語便一攀望莫是小姐今果如願十一娘因述病源哭泣如雨因曰妾來當須秘密造言生事者飛短流長所不堪受十一娘諾偕歸同榻快與傾懷病尋愈訂為姊妹衣服履舄輒互易着見人來則隱匿夾帳間積立六月公及夫人頗聞之一日兩人方對奕夫人掩入諱祝驚曰真吾兒友也因謂十一娘閨中有良友我兩人所歡胡不早言十一娘因達封意夫人顧謂三娘曰伴吾兒極所忻慰何昧之封羞顰滿頰嘿然拈帶而已夫人去封乃告別十一娘苦留之乃止一夕自門外匆忙奔入泣曰我固謂不可留今果遭此大辱驚問之曰適出更衣一少年丈夫橫來相干幸而得避如此復何面目十一娘細詰形貌謝曰勿頃怪此妾痴兄會告夫人杖責之封堅辭欲去十一娘請待天曙封曰舅家咫尺但須一梯度我過牆耳十一娘知不可留使兩婢踰牆送之行半里許辭謝自去婢返十一娘扶牀悲悅如失伉儷后數月婢

以故至東村墓歸遇封女從老嫗來婢喜拜問封亦憐之。訊十一娘與居婢捉袂曰三姑過我我家姑亡時欲死封曰我亦思之但不樂使家人知歸啓園門我自至婢歸告十一娘十一娘喜從其言則封已在園中矣相見各道閑語綿仁不寐視婢子眠熟乃起移與十一娘同枕私語曰妾固知娘子未字以才色門第何患無貴介婿然紈褲兄教不足數如欲得佳偶請無以貧富論十一娘然之封曰舊年適處今復作道場明日再煩一往當全見如意郎君妾少讀相人書頗不參差昧爽封即去約俟蘭若十一娘果往封已先在曉覽一週十一娘便邀同車携手出門

見一秀才年可十七八布袍不飾而容儀俊偉封潛指曰此翰苑才也十一娘略睨之封別曰娘子先歸我即繼至入暮果至曰我適物色甚詳其人即同里孟安仁也十一娘知其貧不以為可封曰娘子何墮世情哉此人苟長貧賤者予當扶助子不復相天下士矣十一娘目且為奈何曰願得一物持與訂盟十一娘曰婢何草率父母在不遂如何封曰妾此為正恐其不遂耳志若堅生死何可奪也宋報前好耳請即別即以所贈金鳳釵簪命贈之十一娘方謀更商封已出門去時孟生貟而多不意將擇偶故十

八猶未聘也是日忽覩兩艷歸涉冥想一更向盡封三娘歛門而入燭之識為日中所見喜致詰問曰妾封氏范十一娘之女伴也生大悅不暇細審遽前擁抱封拒曰妾非毛遂乃曾卽生十一娘續縵永好請償冰也生愕然不信封乃以釵示生喜不自己矢曰勞眷注如此僕不得十分遂乃贈耳封遂去坐詰旦晚鄰嫗詣范夫人夫人貧之竟不商女立使却去十一娘知之心失所望深恨封之愴已也而金釵難返只須以光矢之又數日有某紳為子求婚恐不諧范邑宰作伐時某方居權要范公心畏之以問十一娘十一娘不樂母詰之嘿而不言但有涕泪使人

復掩其穴。生自負尸與三娘俱歸置榻上。投以藥。踰時而

蘇。顧見三娘問此何所封。指生曰此孟安仁也。因告以故。始知復生。封惧漏洩。相將去五十里。遯匿山村。封欲辭去。

十一娘乞留作伴。使別院居。因賃殉葬之館。用為資度。亦

稱小有。封每遇生來。輒避去。十一娘從容曰。吾姊妹骨肉

不啻也。然終無百年聚計。不如效英皇。封曰。妾少得異訣。

吐納可以長生。故不願嫁耳。十一娘笑曰。世傳養生沐浴

牛充棟行而效者誰也。封曰。妾所得非人世所知。世傳並

非真訣。惟華陀五禽圖。差為不妥。凡修煉家。無非欲血氣

流通耳。若得厄逆症。作蜃虎形立止。非其驗耶。十一娘陰

與生謀。使偽為出者。入夜。強勸以酒。既醉。生潛入污之。三

娘醒曰。妹子害我矣。惄色戒不破。道成當升第一天。今墮

奸謀。命耳。乃起告辭。十一娘告以誠意。而哀謝之。封曰。實

相告。我不及也。緣晤麗客。忽生愛慕。如繭自縛。遂有今日。

此乃情魔之劫。非閨人力。再留則魔更生。無底止矣。娘子

福澤正遠。珍重自愛。言已而逝。夫妻驚哭。久之。逾年生鄉

會。果捷官翰林。授刺史。范公曰。愧悔不見。固請之。乃見生

入。執子婿禮。伏拜甚恭。公愧慚。疑生僂薄。生請問。具道情

事。公不深信。使人探諸其家。方大驚喜。陰戒勿宣。惧有禍

變。又二年。某帥以閏節發覺。父子充盜海軍。十一娘始歸寧焉。

### ○狐夢

余友畢怡庵。倜儻不群。豪縱自喜。貌豐肥。多髭。士林知名。嘗以故至叔刺史公之別業。休憩樓上。傳言樓中故多孤

鬼。每讀青鳳傳。心懼。向徃。帳不一遇。因於樓上。搆想凝思。

既而歸。寐。日已深。春時暑月。燠熱當戶而寢。睡中有人搖

之。醒而却視。則一婦人。年逾四十。而風韵猶存。舉驚起問

爲誰。笑曰。我狐也。蒙君注念。心竊感納。舉聞而喜。授以嘲

謔。婦笑曰。妾齒加長矣。縱人不見。惡光自慚沮。有小女及

笄。可侍巾櫛。明宵無寓人於室。當即來。言已而去。至夜焚

香。坐伺。婦果携女至。懲度。嫋嫋曠世無匹。婦謂女曰。畢即

與有風緣。即須罷止。明日蚤歸。勿貪睡也。畢乃握手入帳。

歎曲備至。事已。笑曰。郎痴重。使人不堪。未明即去。既夕

自來。曰。姊妹輩。將為我賀新郎。明日即屈同去。問何。曰。

大婢作筵主。此去不遠也。畢果候之。良久不至。身漸倦惰。

純。伏案頭。女忽入曰。勞君久伺矣。乃握手而行。奄至一處。

有大院落。直上中堂。則見燈燭熒々。燭若星照。俄而主人

至。年近二旬。淡妝絕美。縠紗稱賀。已將跨席。婢入。白二娘

子至。見一女子入。年可十八九。笑向女曰。妹子已破瓜矣。

新郎頗如意否。女以扇擎背。白眼視之。二娘曰。記先時與

妹相撲為戲。妹畏人數脛骨。遙呵手指。即笑不可耐。便慄

謂我當嫁俱悅國小王。而我謂嫁予他日，嫁多蹉跎，卒破小叻。今果然矣。大娘笑曰：無怪三娘子怨詛也。新郎在側。

直爾慙跳，項之合，尊促坐。晏笑甚懶，忽一少女抱一猫至。

年可十二三，雜鬟未燥，而艷媚入骨。大娘曰：四妹亦要見婢丈耶？此無坐處。因提抱膝頭，取肴果餌之。移時，歸置

二娘懷中，曰：壓我脰股酸痛。二娘曰：婢子許大，身如百鈞，重我脫免不堪。既欲見婢丈，婢丈故壯偉，肥膝，仰坐乃捉

置畢，入懷香更輕若無人。畢抱與同杯飲。大娘曰：小婢勿過飲，醉失儀容，恐為婢丈所笑。少女微展笑，以手弄獵，憂愁鳴。大娘曰：尚不拋却抱走，羞蟲矣。二娘曰：請以

文

狸奴為令，執箸交傳，喝處則飲。衆如其教，至畢，輒鳴畢，故豪飲連舉數觥。乃知小女子故捉令喝也。因大喧笑。二娘曰：小妹子歸休，壓殺郎君。恐三娘怨人。小女即乃抱獵去。大娘見畢，善飲，乃摘髻子貯酒以勸。視髻僅容升許，然飲之，覺有數斗之多。比乾視之，則荷蓋也。二娘亦欲相醉，畢辭不勝酒。二娘出一口脂合子，大於彈丸，酌曰：既不勝酒，聊以示意。畢視之一吸，可盡，接吸百口，更無乾時。女在傍以小蓮杯易合子去。曰：勿為奸人所籌。置合案上，則一巨跡。二娘曰：何預汝事。三日即歸，便如許親愛耶？畢持杯向口立，盡挹之，腋軟，審之非杯，乃羅襪一鈎，襪飾工絕。二娘

奪焉，曰：猾婢，何時盜人履子去？怪足冰冷也。遂起入室，易舄。女約離席告別，送出村，使畢自歸。暨然醉宿，竟是夢景。而鼻口醺醺，酒氣猶濃，異之。至暮，女來，曰：昨宵未醉死耶？畢言方疑是夢。女曰：姊妹怖君狂謠，故托之夢，實非夢也。女每與畢奕，畢取負，女笑曰：君日嗜此，我謂必大高着，今視之，已平耳。畢求指諭，女曰：奕之為術，在人自怡。我何能益。君朝夕漸染，或當有益。居數月，畢覽稍進，試之笑曰：尚未尚未。畢出與所嘗共奕者游，則人覺其異，稍咸奇之。畢為人坦直，胷無宿物，微洩之，女已知，責曰：無惑乎同道者，不交狂生也。屢囑甚密，何尚爾耳。怫然欲去，畢謝過不遑，女乃稍解。自此來寢殊美，積年餘，一旦來兀坐相向，與之奕，不奕，與之寢，不寢，悵然良久，曰：君視我猶如青鳳。曰：殆遇之，曰：我自慚弗如。然聊譖與君文字交，請煩作小傳，未必千載下無愛憶。如君者，曰：夙有此志，曩連舊屬，故秘之。女曰：向為是囑，今已將別，復何諱？問何往，曰：娶與四妹，為西王母，徵作花鳥使。不復得來。曩有姊行，與君家叔兄臨別，已產二女，今尚未醮。娶與君，幸無所累。畢求贈言，曰：盛氣平過，自寡，遂起，握手曰：君送我行，至里許，洒涕分手，曰：彼此有志，未必無會期也。乃去。康熙二十二年腊月十九日，畢子細述其異，因爲誌之。

○布客

長清某販布為業，客於泰安。聞有術人，工星命之學，謁問休咎。術人推之曰：「運數大蹇，可速歸。」某惧，囊貲北下，途中遇一短衣人，似是隸胥，漸清與語，遂相知悅。屢市餐飲，呼與共啜。短衣人甚德之，某問所營幹，答曰：「將適長清，有所勾致。」問為何人，短衣人出牒示令，自審第一，即已姓名駭曰：「何事？」見勾短衣人曰：「我乃蒿里人，東四司隸役。想子壽數盡矣。其出涕求救，鬼曰：『不能。』牒上名多，拘集尚需時日，子速歸，處直後事。」找最后相招，此即所以報交好耳。無何至河際，斷絕橋梁，行人艱涉。鬼曰：「子行死矣！」一文亦將不去。請即建橋，利行人，雖頗煩費，然於子未必無小益。某然之，歸告妻子，作周身具。冠日，鳩工建橋。久之，鬼竟不至，心竊疑之。一日，鬼忽來曰：「我已以建橋事上報城隍，轉達冥司矣。謂此一節可延壽命。今牒名已除，故以報命。」某喜感謝。后再至泰山，不忘鬼德，故齋構銕，呼名齋奠。既出，見短衣人忽遽而來，曰：「子幾禍我適司君方往，幸不聞之。不然奈何？」數武，曰：「後勿復來，倘有事北往，自當迂道過訪，遂別而去。

○農人

有農人耕於山下。婦以陶器為餉。食已。置器壠畔。向暮。視之。器中餘粥盡空。如是者屢。心疑之。因晚注以覘之。有狐來。探首器中。農人荷鋤潛往。力擊之。狐驚竄走。器裏頭苦不得脫。狐顙蹙觸器碎落出首。見農人竄。益急。越山而去。後數年。山南有貴家女。苦狐經祟。初勒無靈。狐謂女曰。紙山符咒能奈何。女給之曰。汝道術良深。可幸永好顧。不知生年。亦有所畏者否。狐曰。我固所怖。但十年前在北山時。嘗窺食田畝。被一人戴湖笠。持曲項兵。幾為所殺。至今猶懼。女告父。亡恩授其所畏。但不知姓名居里。無從問訊。會僕以故至山村。向人偶道。旁一人驚曰。此予曩年事。適相合。將無向所逐狐。今能為怪耶。僕異之歸。告主人。主人喜。即命僕馬招農人來。敬曰。所求農人笑曰。曩所遇誠有之。顧未必即為此物。且既能怪變。豈復畏一農人。貴家固強之。使披載如爾日狀。入室以鋤草地。叱曰。我日覓汝不可得。汝乃逃匿在此耶。今相值。決殺不宥。言已。即聞狐鳴於室。農人益作威怒。狐即哀告乞命。農人叱。且速去。釋汝。女見朴棒頭。草竈而却。自足遂安。

○章阿端

衛輝戚生，少年蘊藉，有氣敢任。時大姓有巨第，白晝見鬼，死亡相繼。願以賤售，生廉其直，購居之。而第側人稀，東院樓亭高艾成林，亦姑廢置。家人夜驚，輒相譁以鬼。兩月餘，喪一婦，無何，生妻以暮至樓亭，既歸，得疾，數日尋覓，家人益惧，勸生他徙。生不聽，而塊然無偶，憤懣自傷。婢僕輩又時以怪異相語，生怒，罵氣橫被，獨卧荒亭中，燭燭以覘其異，久之無他，亦竟睡去。忽有人以手探被，反復捲摺，生醒視之，則一老太婆，雙耳蓬頭，雍壅無度。生知其鬼，捉臂推之，笑曰：「尊範不堪承教。」婢慙歎手，蹀躞而去。少頃，一女郎

自西北隅出，神情婉妙，闊然至燈下，怒罵何處狂生。居然高仰，生起笑曰：「小生此間之地主，何嘗計房稅耳。」遂起裸而捉之，女急遁。生先趨西北隅，阻其歸路。女既窮，便坐牀上，近臨之，對燭如仙，漸擁諸懷。女笑曰：「狂生不畏鬼耶？」將禍爾死。生亟解裙襦，則亦不甚抗拒。已而自白曰：「妾章氏，小字阿端，適蕩子，剛復不仁，橫加折辱，憤悒天逝。瘞此二十餘年矣。此宅下皆墳塚也。問老婢何人，曰：『亦一故鬼。』從妻服役，上有生人居，則鬼不安於夜室。適令歸君耳。問鄉鄰何為，笑曰：『此婢三十年未經人道，其情可憫。』然亦太不自量矣。要之，餕快者鬼，益，侮夷之，則勝者不敢犯也。」聽

鄰鐘響，斷着衣下牀，曰：「如不見猜，夜當復至。」入夕果至，綆益歡喜。曰：「室人不幸，殂謝感悼，不釋於懷。卿能為我致之否？」聞之，益戚曰：「妾死二十年，誰一置念憶者？君誠多情，妾當極加。然聞殺生有地矣。不知尚在冥司否？」逾夕告生曰：「娘子將生貴人家，以前生失壞達婢，亡自縊。在此案未結，以故遲留。今尚寄藥王廊下，有監守者。妾使婢往行賄，或將來也。」生問鄉何閒散，曰：「凡枉死鬼，不自投見閻摩天子，不及知也。」二鼓向盡，老婢果引生妻而至。生執手大悲，妻含涕不能言。女別去曰：「兩人可話契闊，方夜請相見也。」生慰問婢死事，妻曰：「無妨行結矣。」上牀懷抱，歎若平生之歡。由此遂以為常。後五日，妻忽泣曰：「明日將赴山東乘離苦長茶。」何生聞言，揮涕流離，哀不自勝。女勸曰：「妾有一策，可得暫聚。共取涕訖之，女請以錢紙十幅，南堂香樹下，持賄押生者，俾緩時日。生從之。至夕，妻至，曰：「幸賴端娘今得十日聚生喜。」禁女勿去，留與連牀，暮以暨晚，惟恐歡盡。過七八日，生以限期將滿，夫妻終夜哭。問計於女，女曰：「勢難再謀，然試為之，非冥資百萬不可。生焚之如數。女來喜曰：「妾使人與押生者，閑說初甚難，既見多金，心始搖。」已以他鬼代生矣。自此白日亦不復去。今生寒戶，牖燈燭不絕。如是年餘，忽病瞽，問懷恍惚，如見鬼狀。妻撫之。

曰此為鬼病生曰端娘已鬼又何鬼之能病妻曰不然人死為鬼。鬼為靈鬼之畏惻猶人之畏鬼也。生欲為聘巫醫曰鬼何可以人療。鄰媪氏今行術於冥間可往召之。然去此十餘里妻足弱不能行煩君焚芻馬生從之馬方瘞即見婢女牽赤驥授綵庭下轉瞬已杳少間與一老嫗疊騎而來。攀馬廊柱嫗入坊女十指既而端坐首偏側作態仆地移時蹶而起曰我黑山大王也。娘子病太薄幸遇小神福澤不淺哉。此業鬼為殃不妨。但是病有瘳須厚我供養金百錠錢百貫鑿這一設不得少缺。妻一歎應嫗又仆而蕪向病者呵叱乃已既而欲去妻送諸庭外贈

日方落僧衆畢集金鏡法鼓一如人世。妻每謂其昧耳。生殊不聞道場既畢妻又夢端娘來謝言冤已解矣。將生作城隍之女煩為轉致居二年家人初聞而惧久之漸習生不在則隔寃啓稟一夜向生啼曰前押生者今情弊漏演按責甚急恐不能久聚矣。數日果疾目情之所鍾本頹長為也。問受責乎曰導有所貳然偷生之罪大偷死之罪小言訖不動細審之面龐形質漸就澌滅矣。生每獨宿亭中莫有他過終亦寐然人心遂安。

餌鬼嫗

二十四

之以馬欣然而去入視女郎似稍醒夫妻大悅撫問之女忽言曰妾恐不得再履人世矣。合目覲見冤鬼命也因泣下越宿病益沈殆曲體戰慄妾有所睹拉生同卧以首入懷似畏撲捉生一起則驚呼不寧如此六七日夫妻無所為計會生他出半日而歸聞妻哭聲驚問則端娘已斃牀上。委蛇猶存啓之白骨儼然生大慟以生人禮葬於祖墓之側一夜妻夢中嗚咽搖而問之答云適夢端娘來言其夫為齋鬼怒其改節泉下御恨索命去乞我作道場生早起即將如教妻止之曰度鬼非君所可與力也乃起去踰一刻而來曰余已命人邀僧侶當先焚錢紙作用度生從之

韓生居別墅半載臘盡始返一夜妻方卧聞人行聲視之壁中煤火熾耀甚明見一嫗可八九十歲鷄皮橐背衰髮可數向女曰食餌否女惧不敢應嫗遂以鐵箸撥火加釜其上又注以水俄聞湯沸嫗撩襟啓腰橐出餌數十枚投湯中歷有聲自言曰待尋箸來遂出門去女乘嫗去急起投金鏡著後蒙被而卧少刻嫗至逼問金湯所在女大惧而號家人盡醒嫗始去啓簷照視則土蠶虫數十堆累其中。

金永年

利津金永年六十二歲無子。婦亦七十八歲自分絕望忽

夢神告曰。本應絕嗣。念汝貿販平準。子一子醒以告。媼曰。此真妄想。兩人皆將就木。何由生子。無何。媼腹震動。十月初舉一男。

○○○花姑子

安幼與映之技首生。爲人樺霍好義。喜放生。見獵者獲禽。輒不情重直買釋之。會舅家喪。往助執繩。暮歸路經華岳。迷竄山谷。中心大恐。一失之外。忽見燈火。趨之。數武中。忽見一叟。偃僂杖。斜徑疾行。安停足方欲致問。叟先詰誰。安以迷途告。且言燈火處必是山村。將以接山叟曰。此非安樂鄉。幸老夫來可從去。茅廬可以下榻。

安大悅。縱行里許。睹小村。叟扣荆扉。一姬出啓閨。曰。郎子來耶。叟曰。諾。既入。則舍宇湫隘。叟挑燈促坐。便命隨事具食。又謂姬曰。此非他是。吾恩主。婆子不能行步。可喚花姑子來。醸酒。俄而女郎以饌具入。立叟側。秋波斜盼。安視之。芳容韶齒。殆類天仙。叟顧令燭酒。房西隅有煤爐。女郎入房撥火。安問此女公何人。答云。老夫章姓。七十年止有此女。田家少婢。俟以君非他。遂敢出妻見子。章勿哂也。安問。婿何家。答言高采。安贊其惠麗。稱不容口。叟方謙。急聞女郎爲號。叟入。則酒沸火曖。叟乃救止。訶曰。老大婢。濡衣不知耶。回首見燭傍有蕊心。挾紫姑未竟。又訶曰。髮

蓬。訴。裁如嬰兒。持向安。曰。余此生涯。致酒騰沸。蒙君子獎舉。豈不羞死。安審歸之。眉目袍服。製甚精工。贊曰。雖近兒戲。亦見慧心。斟酌移時。女頻來行酒。嫣然含笑。殊不羞。嗇。安注目情動。忽聞姬呼。妻便去。安覲無人。謂女曰。賜仙容。使我魂失。欲通媒妁。恐其不遂。如何。女抱室向火。嘿若不聞。屢問不對。生漸入室。女起屬色曰。狂郎入閨。將何如。生長跪哀之。女奪門欲去。安舉起要遮。狎接脣脰。女顛聳。疾呼。叟忽遽入。問安。釋手而出。殊切愧惧。女從容向父曰。酒復湧沸。非郎君來。壺子融化矣。安聞女言。心始安。益酒復湧沸。非郎君來。壺子融化矣。安聞女言。心始安。益德之。魂魄顛倒。喪所懷來。於是偽醉離席。女亦遂去。叟設

袒襟。闔扉乃出。安不寐。未曙。呼別至家。即說交好者。造廬求聘。終日而返。竟莫得其居里。安遂命僕馬尋逐自往。至則絕壁峻岩。竟無村落。訪諸近里。此姓絕少。失望而歸。並忘寢食。由此得冒督之疾。強啖湯粥。則唾喀欲吐。潰亂中。輒呼花姑子。家人不解。但終夜環伺之。氣勢阽危。一夜。守者因憇。並寐。生暎暎睡中。覺有人拂而枕之。略開眸。則花姑子立床下。不覺神氣清醒。熟視女郎。潛。涕墮。女傾頭笑曰。痴鬼。何至此耶。乃登榻坐。安股以面手爲接太陽穴。安覽。膚面白。穿鼻心骨。按數刻。忽覺汗滿天庭。漸達四肢。小語曰。室中多人。我不便住。三日當復相望。又於繡枕

中出數蒸餅置床頭。悄然遂去。安至中夜汗已退食。搾餅啗之。不知所乞何料。甘美非常。遂盡三枚。又以衣覆餘餅。憐憐酣睡。辰分始醒。如釋重負。潛出齋庭。悉脫扁鍊。未幾女果至。笑曰。痴郎子不謝。亟耶。安喜極抱與細終。恩愛甚至。已而曰。妾冒險蒙垢。所以故來報重恩耳。實不能永諧。琴瑟早別。圓缺良久。乃問曰。素昧生平。何處與卿家有舊。實所不憶。女不言。但云。君自思之。固求永好。女曰。屢々夜奔。固不可常。諧伉儷亦不能安。聞言悒悒而悲。女曰。必欲相諧。明宵請臨妾家。安刀收悲以忻。問曰。道路遠遠。卿纖纤之步。何遂能來。曰。妾因木歸東頭鄰。娘我。

娘行為君故淹留至今。家中恐所疑怪。安與同衾。但覺氣息肌膚無處不香。問曰。熏何薌澤。致侵肌骨。女曰。妾生來便爾。非由熏飾。安益奇之。女早起言別。安慮迷途。女約相候於路。安抵暮馳去。女果伺待。傍至舊所。叟嫗歡逆。酒肴無佳品。雜具藜藿。既而請安寢。女子殊不晤顧。頗涉疑念。更晚深。女始至。曰。父母絮々不復。致勞久待。淒冷終夜。謂安曰。此宵之會。乃百年之別。安驚問之。答曰。父以小村孤寂。故將遠徙。與君合好。盡此夜耳。安不忍釋。俯仰悲愴。依戀之間。夜色漸曙。叟忽闔然入。罵曰。婢子玷我清門。使人愧怍欲死。女失色。草草奔出。叟亦出。且行且言。安驚屏

憚怯無以自容。潛奔而歸。數日徘徊心景殆不可過。因思夜往踰牆以觀其便。叟固言有恩。即令事淺。當無大謹。遂乘夜竄往。攀援山中。迷闇不知所往。大惧。方覓歸途。見谷中隱有舍宇。喜詣之。則閑閭高敞。似是世家。重門尚未扃也。安向門者訊章氏之居。有青衣人出。問。昏夜。何人。詢章氏。安曰。是吾親好。偶迷路。向青衣曰。男子無問章也。此是渠家。花姑。即今在此。安傳白之。入未幾。即出邀安。終登廊舍。花姑趨出。迎謂青衣曰。安即奔波中夜。想已困殆。可同床寢。少間。携手入幃。安問。今家何別。無人。女曰。妗他出。留妾代守。幸與郎遇。豈非夙昔宿願。懷傍之際。覺甚適。

腥。心疑有異。女抱安頸。遽以舌舐。真孔徹腦。如刺。安駭絕。急欲逃脫。而身若巨纏之縛。少時。懄然。不覺矣。安不歸。家中逐者窮人跡。或言暮遇於山徑者。家人入山。則裸死危壁下。驚怪莫察。其由。昇歸。衆方聚哭。一女郎來吊。自門外歎喚而入。撫尸。捺鼻涕。湧其口。呼曰。天乎。天乎。何愚冥至。此痛哭聲嘶。移時乃已。告家人曰。停以七日。勿殮也。衆不知何人。方將啓問。女倣不為禮。含涕逕出。留之不顧。尾其後。轉瞬已渺。群疑為神。謹遵所教。夜又來哭。如昨。至七夜。安忽甦。反側以呻。家人盡駭。女子入。相向嗚咽。安舉手揮淚。令去。女出青草一束。燉湯升許。即床頭進之。頃刻能言。嘆